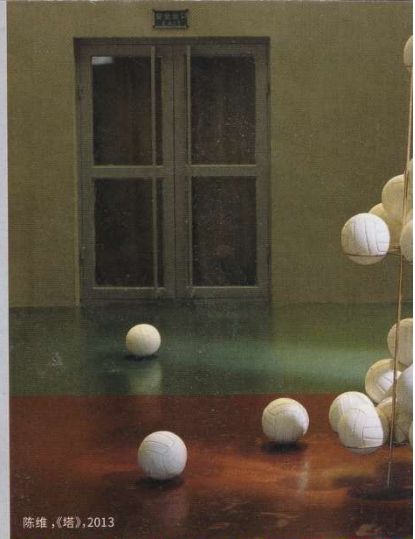


LEO XU PROJECT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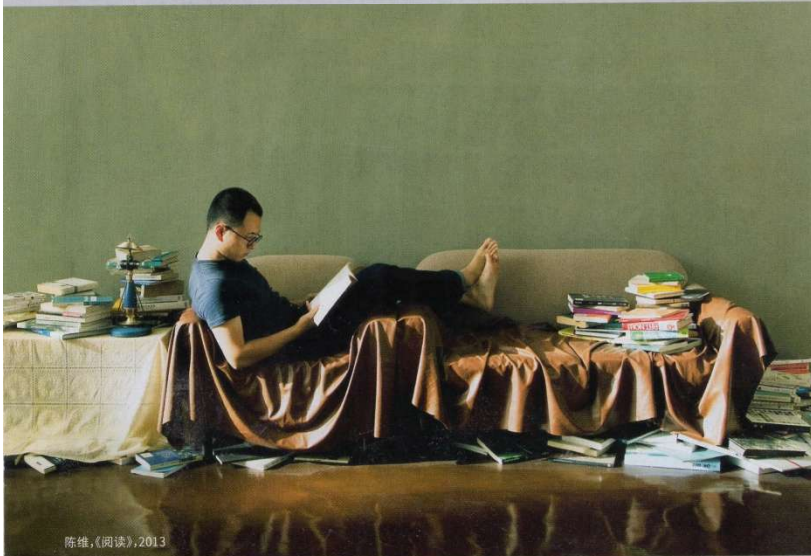
THE BUND, *Cheng Ran, I Have Always Been Dealing With The Gap Between Ideality And Reality*,
Text/Shen Yin, P46, 50-51, Issue 618, Nov 20th-Nov 26th, 2014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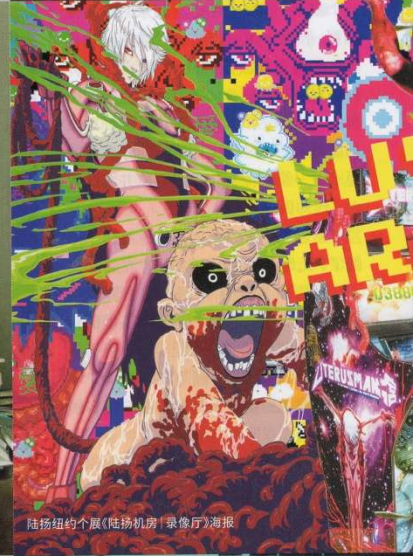
燕醒,《人们将会死》,2010



陈维,《塔》,2013



陈维,《阅读》,2013



陆扬纽约个展《陆扬机房·录像厅》海报



程然,《因身体的欲望,锁定那消失的清晰》(视频截图),2012



程然,《绝对狂野》,2014,录像剧照,图片提供:LEO XU PROJECTS

COVER STORY 封面故事

陈维： 我一直做的是理想 与现实之间的落差

文：沈寅 编辑：鲁毅

“就和我的题目一样，in the wave，在浪里嘛”，陈维说这也是现实生活：“要挣扎就挣扎一下喽，挣扎也只是偶然关心一下政治，日常所面对的依旧是现实问题。”

陈维经常被称为“小城青年”，见到他时，会发现这个词很贴切。他不像艺术家，倒像一个生活殷实、有滋有味的小老板，看他穿着平平，却能在窄腿裤卷起裤管并搭配着乐福鞋时，显出他低调的时尚品味。

事实上他的父母也以为他漂在北京是做生意，他告诉父母他去国外博览会参展，他们就回答：“哦，博览会不就是市场摊位嘛。”他说画廊合作，他们就回答：“哦，代理商嘛。”

从“文艺青年”到摄影艺术家

许宇是陈维代理画廊Leo Xu Projects的老板，2007年，他在某摄影网站上看到陈维的摄影，一个青年抱着鸭子站在屋顶上。许宇觉得无趣，认为他不过是中国众多模仿西方以杰夫·沃尔为代表的所谓观念摄影的青年中的一个。2008年，许宇参观了陈维的个展《寓言家的小径》后大为改观：“我不由得眼前一亮，我自己也拍照，而他的作品让我有些嫉妒。”

个展呈现了陈维对于摄影多种尝试：包括七个神秘的装置房间，充满隐喻的静物照片，以及在城市和村庄角落中匿名的人物。在许宇看来，陈维逐渐形成自己的“语言”，他因此对陈维产生兴趣。

陈维大学毕业于广电高等专科学校，专业是电视摄像，照理他应该被输送去电视系统，他的同学几乎都在电视台。但陈维不愿意和他们一样，大学时他迷上了摇滚，组建了乐团，贝斯、吉他手都做过，在腻味了英伦、朋克的风格后，他开始做实验音乐。那时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“就想做得跟什么都不一样，就想有所突破”。毕业那会，陈维是

陈维，1980年，水瓶座，温州，毕业于浙江广播电视高等专科学校
(摄影：黄辉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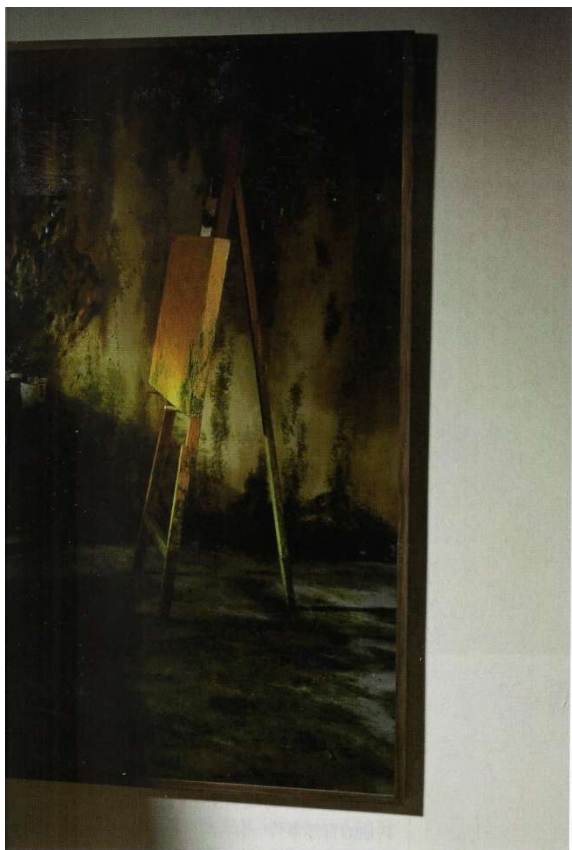
杭州文艺圈小有名气的音乐人。

2004年，陈维在海双年展上见到杰夫·沃尔的“大灯箱”，他傻眼了，之后又见到了辛迪·谢尔曼的作品，她扮演公共汽车上各种角色，他更为震惊。虽然陈维在大学中也上过摄影课拍过习作，但这两组照片却从根本上颠覆了他对摄影的概念：“我感觉视野被打开了，原来摄影也可以拿来做作品。”

回去后他就开始琢磨，也和艺术家朋友聊，在2005年年底他就做了第一套

摄影，取名为《彩色故事片中的无数次遭遇战》。这套作品中，人物在室外比如湖中的孤岛，或是天台上，做各种类似话剧舞台上的动作，从而形成一种荒诞、怪异的氛围，陈维借此抒发人与生活格格不入、窘迫的生活状态。恰好在2006年初，上海当代艺术馆的《无休无止》摄影和新媒体艺术展发来邀请，希望他在现场做声音表演。但陈维却坚持以新完成的摄影参展。这也是他作为摄影艺术家的首次亮相，自此之后他更是一发不可收。





小城青年的情怀

决定做艺术家时，陈维对艺术市场运作毫无概念。他只是单纯认为艺术家都特别穷，也做好了一辈子挨穷的决心，可来自家庭等各方面的压力让他处于窘迫中，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，最终成就作品《彩色故事片中的无数次遭遇战》。

幸运的是，2006年陈维就卖掉作品了，藏家是一个老外，花了一万美金。陈维当时觉得：“啊呀，赚钱了啊，这辈子还没赚过钱呢”。他用卖作品的钱还了欠债，买了相机，也长了底气。他去和妈妈谈：“如果我到了28岁还不能养活自己，我就不做艺术家了，你就当我读了两年研究生，没钱的时候我就跟你先借一点嘛。”

事实上，陈维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没赚到多少钱，但他的作品却发生了改变：窘迫的青年忽然消失不见了，场景也从室外转向了室内，通常是一个精心布置的空房间，房间内遗留的线索散发浓郁的故事气氛。相片中主人公的缺席，反而延长了时间纬度，让人不得不去想象、揣测相片定格的那一瞬间的前后，究竟发生了什么。

有人戏称相片中缺席的主人公，就

1. 陈维复制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喷水池，并撒上硬币拍成了一组作品《硬币与喷水池》。在他看来，这些喷水池是带有浓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公众建筑，让人联想到那个时代国家给予个体明确且美好的愿景

2. 《飘》，2013

3. 陈维手头的个项目《In the Wave》从去年一直拍到现在。这是一组以disco舞厅为背景的摄影作品



面对理想和现实，陈维说：“只有把这个落差做出来，我们才会去考虑如何面对这个落差。”

是“小城青年”陈维自己，陈维倒不介意这个称号，他出生在村镇，而后温州上学，大学是杭州，如今又搬至北京，他穿梭在中国的城市和乡镇中，敏感地体察着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以及城乡中的个体。他并不强烈，不是紧贴着时代，色彩浓烈地去描摹时代，他是以一种疏离的角度，用怀旧、抒情的笔调，去涂抹他眼中的美丽。“这就是小城青年的情怀”，许宇告诉记者：“陈维的作品让我看到了中国青年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，是一个生命体对环境的真切反映。”

而在陈维看来，所谓的情怀实际是“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落差”。20出头决心做职业艺术家那会，陈维处于“飘在空中”的状态；而如今他搬至北京生活，成了家，也有了3岁的女儿，他不得不面对生活的本来面目，考虑柴米油盐、食物安全、孩子上学等现实问题。人生阶段不同，环境不同，相同的是安全感的缺失，是理想遭逢现实后的无奈与伤感。“只有把这个落差做出来，我们才会去考虑如何面对这个落差。”

陈维复制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喷水池，并撒上硬币拍成了一组作品《硬币与

喷水池》。在他看来，这些喷水池是带有浓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公众建筑，让人联想到那个时代国家给予个体明确且美好的愿景。可现在，喷水池被拆，人们也仿佛是浑浊的水池中悬浮的硬币，虽然会有希望，可希望却是悬在半空中的。

陈维手头的个项目《In the Wave》从去年一直拍到现在。这是一组以disco舞厅为背景的摄影作品。紫蓝色的灯光中，烟雾环绕，相片中的舞厅依旧带着时间的痕迹，依旧是出自陈维的记忆中形象。阴暗不明的光线中，青年男女“忘我”地舞动着，神情恍惚。身居村镇和城市之间，陈维还赶上了霹雳舞的末期，在他看来，跳舞是一件有趣的事情：人们有目的地通过跳舞来逃离现实，获得一种“忘我”的状态——自发地自愿地把自己忘掉，只剩下一个集体的行为。通常来说，在中国一群人集会做一些事多是违法的，但跳舞是被允许的，可这种允许处于控制之中，天亮就结束。“就和我的题目一样，in the wave，在浪里嘛”，陈维说这也是现实生活：“要挣扎就挣扎一下喽，挣扎也只是偶然关心一下政治，日常所面对的依旧是现实问题。”